

我的心遺落在海德堡

文・圖／洪淑苓



海德堡大學總圖書館。



海德堡大學校史館內部展廳。



海德堡古堡遺跡。

今年因為休假研究的關係，得以申請到海德堡大學交換兩個月。我選擇在4月出發，期盼充分感受海德堡的春天氣息。

在海德堡大學交換的日子，除了讀書、演講、參訪學術單位，偶爾也利用周末假日，到處「探險」。雖然多年前來過海德堡，但印象已相當模糊，這次交換時間較長，就多拜訪幾個地方吧。

校史館與總圖書館

到一所大學參訪，校史館是必訪之地，因為可以迅速了解這所大學的歷史和象徵精神。海德堡大學校史館（博物館）由四個展覽廳組成，依年代序，以海報看板、照片翻拍、文物陳列等形式，呈現海德堡大學的歷史。

海德堡大學創立於1386年，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，由於歷史悠久，在人文思潮上，一直居於關鍵性位置。自由主義、新人文主義、浪漫主義，都曾以海德堡大學為發源地和發展的重鎮。當社會、時代變動之際，海德堡大學自然也是首當其衝，成為吹響號角之地。譬如威瑪共和國時期(1918-1933)，知名學者卡爾·雅斯佩斯、馬克思·韋伯等在此任教，共同創建了德國自由民主的精神，而納粹時期(1933-1945)，希特勒政府因政治和種族因素驅離了

大批師生，但仍有支持納粹的分子，他們占有權位，把原本矗立於大學大門上，象徵智慧的雅典娜女神雕像拆除，而換上象徵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之鷹，使整個校園陷入瘋狂又黑暗的時期。

直到二戰結束(1945)，希特勒下台，經占領德國的盟軍協商，海德堡大學復校，並重新建立「為真理、正義及人道主義精神奉獻」的大學精神。194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之後，海德堡大學有更大幅度的擴展，保留老城區的校區給人文、社會學科，而將自然科學與部分醫學科系遷移到Neuenheimer Feld新校區。海德堡大學建校初期設有神學、法學、醫學、哲學四大科系，到21世紀的今天，已發展為12個學院，超過100個學科，學生人數眾多。可注意的是，國際學生占五分之一之多，朝向國際化、研究型大學是海德堡大學現今努力的目標之一。

以上種種歷史，校史館都以簡潔扼要的圖文、文物展示出來，許多照片都是取自生活場景，經過時間的暈染，格外生動，有歷史感。

海德堡大學各科系、行政單位散落在老城四周。總圖書館建築宏偉，內部格局有多重空間，但都安靜無聲，人人都沉醉在這知識的殿堂。而圖書館前面停放一整排密集的腳踏車，這景象看起來實在太熟悉了，就和我們的總圖一樣。我不禁會心一笑，拍照留念。

古堡、老城、老橋與哲學家之道

這是個浪漫的城市，許多著名的詩人、藝術家都曾到此，以各種方式讚美、歌詠海德堡。據說德國大文豪歌德曾說：「我的心遺落在海德堡。」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則說她是「世界最美的城市」。二戰時，海德堡半毀，但戰後重建使得這座城市依然維持濃厚的人文氣息，只不過帶點歷史的滄桑感。



尋訪文學家歌德故居。右起第二棟。



曲徑通幽的哲學家之道。



從哲學家之道俯瞰海德堡。



「一間房」劇院。



主街上的藝術宣傳。

海德堡的古堡位於80公尺高的王座山山頂，始建於13世紀，居高臨下，俯視老城區。歷經天災、戰火，直到今日，有些場地還只是維護著，讓它不倒塌。譬如原本做為餐廳、大會堂的地方，只剩下斷垣殘壁，任人憑弔。而這裡的醫學博物館往地下發展，但二樓以上至三、四層樓，只剩下牆面。透過窗框望出去，藍天為底，白雲飄飛，好像展示著一幅幅動態的畫。

老城有一條主街(HAUPTSTRASSE)，街上除了旅遊必訪之地，如聖靈教堂、騎士之家等，也有不少名人曾駐足之處，如何尋訪「海德堡名人故居」？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，找到了鋼琴家舒曼和文學家歌德曾經居住的地方。舒曼曾到過海德堡(1829-1830)，他住過的房子，現在一樓是咖啡店，二樓牆面上貼有一塊告示牌，黑底浮雕文字，記錄舒曼短暫的行蹤。而歌德所住過的房子(1814-1815)，在雜貨店與書店之間，現在一樓是空屋，櫥窗貼滿雜亂的廣告，也是在二樓的牆面上，有一塊告示牌。

當我沿街尋覓這些名人故居時，漢學系梅嘉樂教授恰好經過我身邊，她問我在找什麼。我跟她說明之後，她笑了，說她完全不知道有這些故居。我指給她看那塊告示牌，於是，我們一起走在老城的石板路上，聊起舒曼的《兒時情景》和歌德的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。但梅教授告訴我，「我的心遺落在海德堡」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稱，在學生之間傳唱……。

海德堡被納卡爾河分隔為兩岸，古堡對面的山丘，隱藏著「哲學家之道」。某天，我先踏上老橋，再繼續尋訪哲學家之道。老橋橋頭有著名的銅侯雕像，橋身石柱上則有雅典娜的塑像。遊客穿梭



老橋與納卡爾河。再見海德堡！

不息，略顯嘈雜，只有橋下的河水，安靜、沉穩地流過，偶爾幾艘遊船、小艇，向寬闊的天邊駛去。也只有凝視遠方，我才能享受從納卡爾河吹起的和風，想像這座老橋，曾經有那麼多文人、大師走過。

過橋之後，左邊第一個路口就是「哲學家之道」(Philosophenweg)，全長約2公里，沿著山坡蜿蜒曲折，有如羊腸小道。到底是哪些哲學家曾經來此漫步？眾說紛紜，歌德、尼采、黑格爾，都是大家信手拈來的附會，也有人說，是學生和學者的統稱，因為哲學是德國大學博雅教育必要的修養。不管怎麼說，這一條小徑很熱鬧，隨處都可看到漫步者、單車客和慢跑者，也時時盈滿談笑聲，整座山像是運動公園。

也許，只有落單時，獨自一人踩踏石階，走到林蔭深處，享受清風吹拂，或是靠近山邊，俯瞰老城、老橋和納卡爾河，才能靜下心來欣賞這座大學城的風貌，而自心底浮起「人生幾何」的思緒。那麼，放眼望去，對岸巍峨矗立的古堡，也彷彿展示著堅定的、德意志式的沉思模樣。

The Zimmertheater與海德堡藝術節

海德堡是個充滿藝術能量的地方，舉凡哲學、文學，各種音樂、舞蹈、戲劇表演等，隨時都可找到演出的訊息。該校國際處的職員戴特琳博士告訴我，有個很特別的小型劇場The

Zimmertheater，是海德堡人的驕傲，叫我一定要選個戲碼，前往欣賞。於是，我選了一齣《懷疑》(Zweifel)的舞台劇，訂好票，獨自去看了一場德語話劇。

The Zimmertheater，有人譯作「一間房」劇院。它是一棟三層樓的獨棟透天厝，就在主街上。一樓有小庭院，進入室內是大廳和賣票口。入場方式就是從一樓的賣票口走上樓梯，二樓是辦公室，三樓才是劇院。前方是舞台，再來就是觀眾席，有7排，共70個座位。三樓有另一個出口，是鐵架的逃生梯。

我靠著Google的翻譯，事先了解劇情。現場欣賞時，則是從演員的肢體語言，腔調、口吻，來猜測劇情。看完後，我跟戴特琳討論本劇的主題和每個角色的形象、象徵，我只猜對一半！不過，戴特琳很佩服我有勇氣自己走進這個「一間房」劇院去看表演。

海德堡藝術活動繁多，5月有海德堡藝術節，而6到8月是城堡藝術節。感謝戴特琳給了我網站的訊息，我自己尋找節目單，一口氣訂了好幾場表演的票。藝術節每年有不同的主題，今年的主題是土耳其文化，所以邀請的團隊以來自土耳其的劇團為主，再搭配其他國際團隊。

我還是運用Google的翻譯，先瞭解節目的內容簡介，然後到現場去「猜謎」。我用這個方法，聽了音樂會、看了土耳其語的舞台劇，也看了德國本地的舞蹈團、青少年劇團的表演。這些表演大多是在晚間演出，表演結束，常常是接近晚上11點，當我冒著刺骨的冷風（沒想到海德堡春天的夜晚，仍是春寒料峭），在站牌下等半小時才有一班的公車（越晚，班次越少），心裡卻是滿足的，因為實在太久沒有這麼恣意的看表演了。

就這樣，除了去圖書館、研究室和參加學術活動，利用閒暇時間尋訪老城景點，似乎是最愜意的事了。老城的主街道兩旁是小巷，每條巷子各有風情，比如最為人知的巧克力店「海德堡之吻」就在巷弄裡。我起初走小巷會迷路，等到稍微熟悉一點，也就是要告別海德堡的時候了。

5月底，整理行裝返台。離開那天，我一早搭公車到火車站，再轉火車到法蘭克福機場。拖著大行李，腳步十分沉重，想必，我的心也遺落在海德堡了。📍



洪淑苓小檔案

臺大中文所博士，現任中文系教授，曾任臺大藝文中心創制主任、臺大臺文所所長與合聘教授。專長現代詩和民間文學，在研究、教學與創作上，都和現代文學息息相關。曾獲臺大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臺北文學獎、優秀青年詩人獎、詩歌藝術創作獎以及科技部人文專書出版獎助等。

主持臺大藝文中心期間，每年舉辦校慶詩歌音樂會、臺大杜鵑花節詩歌節及臺大文學獎，並主編臺大藝文年鑑。

2016年同步出版《魚缸裡的貓》、《尋覓，在世界的裂縫》、《騎在雲的背脊上》及《孤獨與美—臺灣新詩九家論》4書，並於臺大總圖書館、臺中市圖梧棲親子館舉辦新書圖文特展，展現其強大的創作力與學術能量。